

论伯牙子期传说源流及其产业化发展

刘建华

(华中师范大学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00079)

摘要:作为国家级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伯牙子期传说是武汉市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以其及相关文化遗迹为核心的知音文化则是武汉市发展文化产业的宝贵文化资源。在梳理伯牙子期传说渊源与流变的基础上,分析伯牙子期传说现存文化遗迹及相关风物现状,挖掘当代知音文化的多重隐喻,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知音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对策建议,为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发展提供借鉴参考,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关键词:伯牙子期传说;知音文化;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 F27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 (2021) 03-0099-05

DOI: 10.19899/j.cnki.42-1669/Z.2021.03.018

伯牙子期传说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先秦时期就已见诸典籍记载,其后成为经典典故被历代文人墨客所引用以抒发怀才不遇、知音难觅之情。到了明清时期,伯牙子期传说逐渐地方化,以古汉阳地区为依托形成了广为流传的地方民间故事并被小说家所采用。随着传说的文本化,古汉阳的伯牙子期传说成为了全国众多地方伯牙子期传说中最为知名的版本,现汉阳、蔡甸两区依然有着丰富的文化遗迹。正因如此,伯牙子期传说于2014年入选国家级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及相关文化遗迹为核心的知音文化在当代有着更为丰富的隐喻和文化意蕴,是武汉市发展文化产业的宝贵文化资源,拥有着产业化发展的天然优势。

一、作为地方特色文化的伯牙子期传说

古汉阳县,因位于古汉水之阳而得名。^①其地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隔长江、汉水与武昌、汉口相望。民国时期,汉阳县划出部分地域设汉阳城区,此后,汉阳城区隶属屡有变更。建国后,在汉阳郊区成立汉阳县政府,汉阳城区划归武汉市,成为了现汉阳区。1992年9月12日,汉阳县撤销,更名为蔡甸区,隶属武汉市。武汉伯牙子期传说正是形成于这两区。

(一)伯牙子期传说的渊源

伯牙子期传说的最早记载见于《吕氏春秋·本味》和《列子》中,一般认为前者成书早于后者,其完整记载为:

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非独琴若此也,贤者亦然。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奚由尽忠?犹御之不善,骥

投稿日期:2020-11-17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高职招生新常态下注册学生学业就业情况调查、比较分析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5JSJG316)。

作者简介:刘建华(1996-),男,福建建瓯人,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文化与文化产业。

不自千里也。^[1]

可以看出,在这则记载中,伯牙子期的故事架构和脉络已较为完备,但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是想借这则故事说明得贤者的重要性,《本味》开篇即言“求之其本,经旬必得;求之其末,劳而无功。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贤之化也。非贤,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贤。”^[1]而不是以讲述史实为目的,这种借用的手法一直被后世所沿用,只是所蕴含的思想和抒发的情感不同。

至于伯牙子期是否真有其人,《吕氏春秋》并没有明确说明,东汉高诱在此注:“伯,姓;牙,名,或作‘雅’。钟,氏;期,名;子,皆通称。悉楚人也。”^[1]《吕氏春秋》中关于伯牙的记载仅此一处,而钟子期的记载还有另外一处:

钟子期夜闻击磬者而悲,使人召而问之曰:“子何击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杀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为公家为酒;臣之身得生,而为公家击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矣。昔为舍氏睹臣之母,量所以赎之则无有,而身固公家之财也,是故悲也。”钟子期叹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应之。”故君子诚乎此而谕乎彼,感乎己而发乎人,岂必强说乎哉? (《吕氏春秋·精通》)^[1]

在此,高诱亦注:“钟,姓也。子,通称。期,名也。楚人钟仪之族。”^[1]查《左传》载“秋,楚子重伐郑,师于汜。诸侯救郑。郑共仲、侯羽军楚师,囚郕公钟仪,献诸晋。”^[2]“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曰:‘泠人也。’公曰:‘能乐乎?’对曰:‘先人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2]

综上,伯牙子期故事早在先秦时期就已见诸典籍记载,这也是后世伯牙子期传说的最早渊源。据载,伯牙与钟子期应该都是楚国人,伯牙是地位较低的琴师,而钟子期则可能是有一定地位的贵族后代,在楚国担任乐官一职,对多种乐器都较为精通。

(二)伯牙子期传说的流变

在《吕氏春秋》中伯牙子期故事就已经被作者作为典故以阐释识贤才、得“贤才治国”的重要性,而在后世的流传中,伯牙子期故事继续沿着典故化路径频繁地被文人墨客所引用,出现于诗歌、辞赋、散文等文学体裁之中。这其中,既有抒发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之意,也有感慨知音难觅、生不逢时之情,更有将两者杂糅在一起,成为了作者复杂心境的注脚,如: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3]

曹丕的《与吴质书》:“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篋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4]

王勃的《滕王阁序》:“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5]

孟浩然的《赠道士参寥》:“知音徒自惜,聒俗本相轻。不遇钟斯听,谁知鸾凤声。”^[6]

岳飞的《小重山》:“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7]

除典故化外,地方化和小说化成为了伯牙子期传说的重要流变路径,地方化为其提供了生存的环境和土壤,小说化则扩大了伯牙子期传说的影响力和传播范围,特别是古汉阳伯牙子期传说的小说化使得这一版本成为全国众多伯牙子期传说版本中的经典。

现可见最早的古汉阳版伯牙子期传说是明话本《贵贱交情》,载于一本明万历年间(约一六一零年)的小说传奇合刊残本中,现收录于路工《访书见闻录》中,其作者无考,传说形成时间也不确定,至少在明中前期就已广为流传。《贵贱交情》全文约六千,不仅使原本仅寥寥数语的故事变得更为丰满,在内容上也与《吕氏春秋》中的伯牙子期故事有着较大不同。

首先是在人物上。在话本中,伯牙姓俞名瑞,伯牙是字,在晋国任上大夫。而子期姓钟名徽,字子期,仅是山间一“樵夫”。这与《吕氏春秋》版可谓是本末倒置。

其次是在地点上。《吕氏春秋》版伯牙子期故事没有明确的地点,也没有交代伯牙、子期是何地人。但在话本《贵贱交情》中开篇即言“话说周朝春秋时,有一名公,姓俞名瑞,字伯牙,楚国郢都人氏,即今湖广荆州府之地。”^[8]子期则居于汉阳马鞍山集贤村。故事的发生地也明确到了汉阳江口。

最后是在情节上。《吕氏春秋》版内容简短,突出的是子期的“识贤”,而话本《贵贱交情》的主题则是两人真挚、超越身份的朋友之情。情节上从俞伯牙“因奉晋主之命,往楚国修聘。”到伯牙坐船回国,途经汉阳江口时,琴弦断了一根。到子期现身,两人舟上交谈,伯牙约来年“仲秋中五六日”再次来访。再到伯牙来访时子期已故,“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不仅情节丰满、曲折,也出现了虚构的楚王、钟子期之父等人物。

《贵贱交情》的出现一方面表明了古汉阳版伯牙子期传说已相当完整、成熟,在民间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使得古汉阳版伯牙子期传说能够突破地域范围,在更为广阔的地域范围内传播。在此之后,古汉阳版伯牙子期传说被明末著名文学家冯梦龙所采用,成为了其小说《警世通言》的首篇《俞伯牙摔琴谢知音》,除内容上与话本《贵贱交情》版有些许差异外,人物、地点、情节都大体相同。冯梦龙版的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不仅是伯牙子期传说中最为经典的版本,也最终确定了古汉阳在伯牙子期传说中的中心地位。

(三) 武汉伯牙子期传说遗迹及相关风物现状

在《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中,除明确了故事的发生地在古汉阳江口外,出现的地名还有“马鞍山集贤村”“上集贤村”“下集贤村”“钟家庄”以及葬于“马鞍山江边”的钟子期墓。考嘉靖《汉阳府志》,古汉阳县西四十五里有汉阴山,“形如马鞍,又名马鞍山。”^[9]而集贤村最早的文字记载为乾隆版《汉阳府志》,钟子期墓则仅可追溯至清末。^②马鞍山、钟子期墓、集贤村都位于现蔡甸区,三者呈由西向东状排列,两两相距皆为两公里左右。

在汉阳区也有众多与伯牙子期传说相关的文化遗迹和风物分布。这些遗迹和风物分布主要以月湖为核心:有后人为纪念伯牙抚琴修建的古琴台,^③有相传为钟子期故里的钟家村,还有当代建筑琴台大剧院和新建设的休闲地知音岛等。此外,区内还有相传为伯牙琴断之地的琴断口、伯牙闻子期已死船舵落下之地的舵落口和相传舵落成黄金的黄金口。

除以上文化遗迹和风物外,武汉市还有许多以“知音”为名的地名、景区,如武昌区的知音广场、江岸区的知音号等,这些风物的存在无不彰显着伯牙子期传说和知音文化在武汉市中的重要地位。

二、当代知音文化的多重隐喻

“知音”一词最早出现于先秦古籍《礼记·乐记》中,其最初的含义是音乐层面上的“精通音律”与“了解音乐”。到了汉代高诱的《淮南鸿烈解》中“知音”才与伯牙子期传说相结合,其说到:“钟,官氏;子,通称;期,名也,达于音律。伯牙楚人,观世无有知音若子期者,绝弦破其琴也。”^[10]此后,“知音”在代称伯牙子期的同时意义不断延伸、内涵也逐渐丰富,形成了独特的知音文化。在当代,知音文化更是在传统的音律、友情的隐喻之上引申到了恋情等多种人际关系之中。

(一) 知音文化之音律

如上所言,“知音”一词的最早含义是对音乐而言,伯牙与子期的相识也是因“琴声”而来。“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11]在知音文化中,音律是基础性的隐喻之一,在传统社会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古琴艺术。在先秦时期,古琴艺术就已在楚文化中散发着耀眼的光芒:现今所出土的古琴几乎都出土于原楚国疆域,^[12]伯牙、子期也都是楚人,且古籍《荀子》就有“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11]的记载,体现了楚人伯牙的高超技艺。不仅如此,在当代武汉市及与伯牙子期传说相关文化遗迹和风物周围,我们都能看到古琴艺术的身影:伯牙

子期纪念园的知音牌坊为“五弦琴”,古琴台附近聚集着众多古琴商家和爱好者,更不用说以古琴艺术为主题的琴台大剧院、琴台音乐厅。这些都可见知音文化中古琴、音律的隐喻。

(二) 知音文化之友情

伯牙子期传说阐释的是两人以琴为缘,从相识、相交到相知、结成深厚情谊的过程,体现了俞伯牙和钟子期相互之间珍视友谊、生死不渝的高尚情操,他们的真挚友情也是知音文化的核心隐喻和精髓之一。正是在这一隐喻的基础上,由友情引发而来包含着“友善”“平等”“诚信”等蕴意的知音文化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拥有着以复杂社会关系为内容的广泛亲和力。对知音文化内涵的认同使得知音文化不仅有着多方面的意义:既有利于个体素质的培养,也有助于集体主义精神的塑造(如古琴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友善主题公园、武汉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使得知音文化不再局限于武汉一地或某一群体,有着更加宽阔的传播空间和多元的传播群体。

(三) 知音文化之恋情

伯牙子期传说的核心是两人的相知:一个“善鼓琴”,一个“善听”,达到了一种心灵契合、心意相通的最高情感境界。因此,“知音是彼此往返于心的一种审美状态和一种极高的诗意境界。”“作为一种至高的诗意境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正因为如此,在短暂的人生之中,才越发引起人们无尽的企求。”^[13]由此引申而来的知音文化自然而然地超越了性别的界限,从同性之间的友情进入到了异性之间恋情的领域,成为了直达心灵与精神的解读。在古琴台,众多情侣、夫妻都会在琴台背后的锁链上挂上属于自己的同心锁,附近的月湖也有着不少新婚燕尔以月湖为景、古琴为道具拍摄婚纱照。“知音”重要的是“知心”“知人”,这种真挚的情感无不令各种群体所向往。

伯牙子期传说与“知音”一词都可追溯至先秦时期,两者的结合不仅是在文字上,更重要的是以“知音”为起点产生了丰富的文化蕴意和多重隐喻,这些隐喻使得知音文化能够超越地域和群体的限制,增加了其亲和力,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获得了人们的认同。正是这种认同使得知音文化成为武汉市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资源,拥有着产业化发展的天然优势。

三、武汉知音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武汉伯牙子期传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迹,以其为核心的知音文化在传统的音律、友情的隐喻之上引申到了恋情等多种人际关系之中,是武汉市发展文化产业的宝贵文化资源,拥有着产业化发展的天然优势。尽管近年来武汉知音文化在开

发利用上取得了不少的成绩,特别是在旅游业上,古琴台、子期墓已是武汉市著名景区,知音文化旅游节也举办多年,“知音号”更成为了“城市现象级”文旅产品,但在产业化上依然存在待完善之处。本文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武汉知音文化的产业化发展提出以下几点针对性建议:

(一) 打造知音文化品牌

知音文化是武汉市的代表性文化之一,伯牙子期传说的相知相识也是尽人皆知,古琴艺术更是在世界音乐上以其独特的魅力占据着一席之地。作为武汉市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知音文化遗迹众多,内涵丰富,在旅游、文创、婚庆等等多个行业都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但在目前,对知音文化品牌的建设并没有得到重视,各个行业、单位仅以“知音”为名各自为战,在汉阳和蔡甸,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以“知音”开头的各种招牌,甚至在房地产领域也有如“知音盛棠”(蔡甸区)这类对知音文化的生搬硬套。品牌是文化资源转化利用的核心竞争力,品牌的缺失导致整体规划的缺位和标准的统一,不仅限制了对知音文化丰富内涵和多重隐喻的挖掘,使其在地域上走出武汉,在产业上走出旅游业,毫无规划的利用本身更是对知音文化的伤害,容易对其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打造知音文化品牌,统一文化标识将是知音文化产业化发展的首要任务。

(二) 加强文创产品开发

文创产品在文化产业中有着重要地位,是其产业链的重要一环。据《2019 博物馆文创产品市场数据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仅在淘宝天猫逛博物馆旗舰店的累计访问量就达到 16 亿人次,是全国博物馆接待人次的 1.5 倍。^[14] 文创产品既可以延长文化产业链,为企业和单位增收,还能起到传播的作用。对知音文化而言,其多重隐喻和独特形象有着很好的产品开发基础,而武汉市作为全国在校大学生最多的城市和“九省通衢”的交通地位,既不缺乏本地消费市场和潜在消费群体,在物流上也可通达全国。笔者在多地实地考察时,最令人惋惜的就是文创产品的缺乏,在景区周围除了买小零食和玩具的商家外就没有其他可供消费之处。以古琴台为例,古琴台是知音文化中最著名的文化经典,其位于汉阳区的核心地带、月湖之滨,无论是周末还是日常,都不缺乏人流量,但却没有带动这些人流量消费的途径,审视惋惜。

(三) 推动婚庆产业发展

在知音文化中,“知音”背后所体现的是“知心”“知人”,正是这基础之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其爱情的隐喻逐渐显现,成为了知音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另一重要路径。据调查显示:2019 年平均每对新人结婚消费达 22.3 万元,是五年前的 3.5 倍,其中婚纱

礼服婚礼策划增长明显,高达 5-6 倍。^[15] 尽管每年新婚人口在下降,但得益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观念的转变,婚庆产业的市场依然广阔,婚礼的策划逐渐走向个性化、体系化和定制化,婚礼的组织也更加具有文化意蕴,不仅是简单地“请客吃饭”。并且,在文化自信的推动之下,近些年来的婚礼开始摆脱西方的西方婚纱模式,以本土化、复古风为主体的中国风格婚礼已屡见不鲜。可以说,一方面,蕴意丰富且独具特色的知音文化为发展婚庆经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另一方面,庞大的婚庆市场和婚礼的本土化转变为以“知音”为主题的婚庆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四) 构建民俗旅游路线

武汉知音文化景点众多,但都较为分散:马鞍山、钟子期墓、集贤村在蔡甸区,古琴台、琴断口在汉阳区。这种情况使得知音文化旅游长期依靠古琴台一处景点,没有整合知音文化资源,形成旅游开发的合力。在蔡甸区,马鞍山、钟子期墓、集贤村两两相距皆为两公里左右,且自然条件优越,附近有着大片的水果园,且伯牙子期传说的发生时间是在农历八月底,正好是水果成熟、秋高气爽之际,可以借此机会推出采摘、烧烤等户外活动。而在汉阳,古琴台背靠月湖,周围景点众多,更有琴台大剧院、音乐厅可资现场聆听和欣赏古琴艺术。因此,既可以在两区内部加强资源整合利用,也可以以小巴、沿江游船的方式构建知音文化的民俗旅游路线,游客可根据时间安排和个人喜好自主选择,也有利于多产业的融合发展。

四、结语

自先秦伯牙子期传说见诸记载至今,武汉成为了这一传说的核心地,有着众多的文化遗迹和相关风物,也衍生出了许多与伯牙子期相关的地方性传说,这些传说和遗迹共同构成了武汉知音文化的基础。

作为武汉市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资源,知音文化有着多重隐喻和丰富的文化意蕴,是武汉市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以品牌为先、文创为体、婚庆产业和民俗旅游为线,不仅有利于挖掘知音文化的产业潜能,也能在产业化发展的同时促进知音文化超越地域范围实现更加广泛的传播,实现经济与文化效益的双丰收。

注释:

①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此后从城北流经。

②蔡甸博物馆藏一块光绪十五年残碑,书有“贤钟期字子期墓”字样。

③最早筑馆时间无考,清代屡毁屡建,现存为嘉庆初年重建、建国后修复。

参考文献:

- [1] [汉]高诱注,[清]毕沅校,徐小蛮标点.吕氏春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73、275、186-187.
- [2] 左丘明.左传[M].北京:线装书局,2007:253、259.
- [3]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725.
- [4] 徐中玉.中国古典文学精品普及读本·汉魏六朝诗文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88.
- [5] [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2016:284.
- [6] 柯宝成.孟浩然全集[M].武汉:崇文书局,2013:208.
- [7] 杨海明.唐宋词三百首[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205.
- [8] 路工.访书见闻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04.
- [9] 武汉市汉阳区地方志办公室.嘉靖汉阳府志校注[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5:35.
- [10] [汉]高诱.淮南鸿烈解:文津阁四库全书(280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35.
- [11] 孙安邦.马银华译注.荀子[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6、201.
- [12] 欧阳楨人.古琴与古代楚国的关系[J].船山学刊,2014,(03):80-85.
- [13] 孟修祥.知音文化原型:伯牙与钟子明[J].文艺新观察,2012,(01):36.
- [14] 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天猫.2019博物馆文创产品市场数据报告[J].公关世界,2019,(22).
- [15] 网经社.婚礼纪:《2020年中国结婚消费趋势洞察报告》[EB/OL].<http://www.100ec.cn/home/detail--6542157.html>,2020-01-15.

[责任编辑:许海燕]

刘建华:论伯牙子期传说源流及其产业化发展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egend of Boya and Ziqi and its Industrialization

LIU Jian-hua

(National Cultural Industry Research Center,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430079, China)

Abstract: As a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folk literature, the legend of the Boya and Ziqi is the unique local culture of Wuhan city, and the confidant culture with its and related cultural relics as the core is the precious cultural resources for Wuhan to develop its cultural industry. In combing Yu bo-ya and Zhong ziqi origin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rheological analysis phase Yu bo-ya and Ziqi legend existing cultural relics and related with all the status quo, mining the contemporary culture of multiple metaphor bosom friend, and advances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industrialization, confidant for folk literature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 culture resourc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development,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heritage.

Key words: Boya and Ziqi legend; confidant culture; cultural resources; industrial development